

由中共與外軍海上聯合 軍演觀察海軍外交之研析

海軍中校 嚴國倫

提 要：

- 一、2017年1月11日中共發表〈亞太安全合作政策〉，提出持續堅持和平共處原則，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及合作共贏的基礎上，採取「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的軍事合作，以建立集體安全和軍事互信機制，保障其國家安全、維護區域穩定及世界和平。
- 二、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強國夢與強軍夢」的目標，對於強軍而言，中共認為在現今國際戰略環境中，須以和平發展方式建立和諧世界，方能在大國競爭中占取戰略有利位置，採用方式包含維和行動、國際反恐、護航和救災等活動，同時舉行與外軍聯演、聯訓等活動，密切軍事交流合作。
- 三、近年來中共海軍呈現出華麗的建軍成效，加上背負著民族復興壓力，使得其海軍外交概念相對西方國家較為狹隘，同時未能完全結合國家政治目標、整體外交、地緣政治和海軍任務。因此透過觀察中共海軍對外聯合軍演，研析中共海軍戰略思維發展，及如何實踐在海軍的外交樣態中，相信其發展值得海軍官兵省思。

關鍵詞：聯合軍演、中共海軍外交、中共海軍戰略

壹、前言

在世界海軍發展歷史進程中，海軍始終採取不同兵力結構和姿態的建設思維，以因應平、戰時任務。二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海軍，在面臨資源限制、成本增加及武器擴散等壓力，為了節約國家財政支出，致美國海軍改變戰略與發展方向，設定以和

平為前提的條件，重組平時海軍結構和作戰任務，同時能發揮戰時作戰能力，達到平戰結合¹；另一方面為了應對國際上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形態的對立趨勢，並善用海軍機動、持續及靈活的本質特性，以發揮國家主權工具的功用²。尤其在平時海軍能將兵力長時部署或存在特定區域，塑造讓盟邦放心與防止侵略之意涵，並且針對隨時可能

註1：Thomas.S Rowden，〈The U.S. Navy's Surface Force Strategy: Return to Sea Control〉，Navy Live，9 Jan 2017，<http://www.navalive.dodlive.mil/2017/01/09/the-u-s-navys-surface-force-strategy-return-to-sea-control/>，檢索日期：2019年1月3日。

註2：田勇，《大國崛起中國海洋之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頁28-35。

發生的衝突做出適切反應³。換句話說，透過多樣的手段，運用海軍推展對外友好關係，又可預應危機與衝突發生，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這就是海軍外交的功用。

2015年11月26日習近平發表〈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的聲明，隨後國防部發言人在記者會說到：「中國軍隊積極致力於開展國際反恐合作，中外軍隊聯演、聯訓是一個重要課題」⁴。隨之在2017年1月11日中共國務院發表〈亞太安全合作政策〉，定調持續堅持和平共處原則，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及合作共贏的基礎上，採取「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的軍事合作，以建立集體安全和軍事互信機制，保障其國家安全、維護區域穩定及世界和平⁵。

近年中共一直將軍事現代化視為建軍核心目標，而海軍現代化是實現軍事現代化的關鍵之一⁶。因此，規劃將海軍建設用以預應各種突發事件和軍事威脅為目標的海上力量，同時能保持戰略威懾及進行核反擊，積極參與區域和國際安全合作機制，以執行應

急救援、救災與維權等行動，進而維護區域和世界和平，反饋支持、維護國家外交、政治和國際安全環境中的利益⁷。其中的一種合作方式就是與外軍聯合軍演，因為軍演行動的價值，可達到軍事交流合作、展示軍事力量、鍛鍊部隊，甚至於做到軍事威懾的目的⁸。因此，本文將從中共海軍近年來參與的對外聯合軍事演習，試著探討中共海軍外交的成果與發展，進而提供我海軍官兵省思。

貳、中共對海軍外交認知

1949年4月23日中共建立海軍，草創時期僅擁有國共內戰後僅存的極少數艦艇，用以擔負起廣闊的海防重任⁹，時至今日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強國夢與強軍夢」的目標¹⁰；對於強軍而言，中共認知在現今國際戰略環境中，須以和平發展方式建立和諧世界，方能在大國競爭中占取戰略有利位置，所採用方式包含維和行動、國際反恐、護航和救災等活動，同時舉行與外軍聯演、聯訓等密切軍事交流合作¹¹。中共為了達到所謂大國影響力的虛榮心驅使下，為落實其軍事外

註3：Eice A. McVadon著，李永悌譯，〈中共以海軍作為國家工具(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kes the Navy as a national tool)〉，《中共海軍：能力擴大、角色演進(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3年12月)，頁245-276。

註4：楊麗娜、常雪梅，〈習近平：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中共新聞網，2015年11月26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5/1126/c64094-27860792.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5：〈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2017年1月11日，中共國防部，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701/11/content_4769725.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3日。

註6：沈有忠，〈中共解放軍戰略與軍事裝備的現代化〉，《展望與探索》，第2卷，第8期，2004年8月，頁32-50。

註7：Sarah Kirchberger, *Assessing China's Naval Power*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5), pp.21-52。

註8：肖天亮，〈軍事力量的非戰爭運用〉(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2-56。

註9：陳娟，〈泰州白馬廟：人民海軍的誕生地〉，鳳凰江蘇，2017年2月28日，http://js.ifeng.com/a/20170228/5423649_0.s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8日。

註10：〈習近平的海軍強軍夢〉，鳳凰網，2018年4月23日，<http://wemedia.ifeng.com/57642280/wemedia.s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6日。

註11：任天佑，〈強軍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5-7。

交政策，海軍以「下水餃」的速度來建軍¹²，快速的建立起硬實力，以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同時對於其海軍外交運用也是異軍突起¹³。惟中共對於海軍外交並無明確論述，僅能透過學者的研究進行探討。

一、西方國家學者觀察

中共現今軍事戰略推展之決策，其中一項是用海軍傳達威懾意圖，使用適切的力道達到威嚇鄰國或展現友誼之特質；另一方面為展現大國風範，全面提升全球形象。因此，將兩者相互結合，強調與鄭和下西洋一樣，期望創造具中共特質的海洋戰略，即在動武與不動武間取得平衡¹⁴。其未來角色與任務走向，無非以維護國家主權、確保海上交通線、反介入等目的，透過海軍基本作戰能力及軍事外交，尤其是以海軍執行危機支援、災難救助等任務為主，但回歸本務還是在於中共海軍本身兵力結構、資源與訓練等軍力建設為優先¹⁵。

二、中共軍方及其國內學者倡議

中共記取十九世紀以來，遭受外國勢力影響下，致使海防思想轉化。直至中共海軍建軍後，師法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及承襲前蘇聯的海上防禦及建軍等概念，加上今日獲得改革開放之利，從原本的「防與守」改變

成「攻與巡」之思維，進而建立起「以我為主、以和為本、與鄰為善」的和諧關係¹⁶。因此中共中央對於海防思想，主要是承襲了歷史過程教訓，以及前蘇聯海軍發展歷程相互影響，發展成現今中共海軍戰略與建軍現況。

(一)海軍戰略與海軍外交鏈結

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所提出中共海軍戰略，是依照區域型近海防禦戰略構想，加上獨立自主的積極性防禦方針，逐步突破第一、二島鏈，其目的是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及海洋權益，預應可能發生的海上局部戰爭、遏止和防禦帝國主義滲透、霸權主義侵略及維護亞太和平，同時發展中的海軍戰略，必須要為國家外交服務，使之具備威懾力量與支持建設社會主義國家¹⁷。此處可見，中共海軍已落實海軍戰略與建軍思想，同時在發展過程中將海軍戰略與外交逐漸聯結在一起。

(二)以海軍為主的軍事外交及國際合作

中共海洋強國建設三層次，首先建立國際及國內戰略方略；其次建立海洋經濟、政治、管理及法律等系統組織；最後發展大戰略、國家主權與責任需求。強調海洋強國之路是和平的，不需要建立全球性霸權的海洋

註12：楊俊斌，〈陸新艦冠全球 1年30艘服役〉，中時電子報，2017年1月8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108000571-260301>，檢索日期：2019年1月10日。

註13：古莉，〈北京：中國兩艘軍艦對美艦予以警告驅離〉，中國RFI，2017年5月25日，<http://trad.cn.rfi.fr/%E4%B8%AD%E5%9C%8B/20170525%E5%8C%97%E4%BA%AC%E4%B8%AD%E5%9C%8B%E5%85%A9%E8%89%98%E8%BB>，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14：同註3。

註15：Mark Cozad 著，顏永銘譯，〈中國的區域性武力投射：對未來在南中國海與東海的任務展望(China's regional force projection: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mission outlook)〉，《超越臺海-臺灣問題外的中共海軍任務(Beyond The Strait-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桃園：國防大學，2010年12月)，頁249-273。

註16：吳寒月，《中國共產黨海防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頁29-47。

註17：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432-439。

戰略，僅藉區域性海上力量來推展以海軍為主的軍事外交及國際合作，並遂行強制性外交及非戰爭軍事行動，維護海上航行自由安全¹⁸。在中共海權發展過程，一方面發展海上力量，提供國家在國際環境、政治輿論和外交支援，是維護及拓展海權權益重要手段；一方面革新外交思維，推展海權思想，依韜光養晦方針持續威懾、不結盟與間接路線戰略方式，進行海軍外交¹⁹。

(三) 有限海軍力量的政治運用

中共海軍在外交運用的對策具兩個意涵，首先以有限海軍力量執行任務，依任務特性運用於適切範圍，實現原戰略意圖；再者善用政治與外交力，當海軍使用暴力行為在軍事外交上，且轉換成實際戰爭時，雖然造成海軍外交上的失敗，但是並不代表海軍外交行為終止²⁰；換句話說，海軍的軍事外交不是完全屬於平時或戰時範疇，而是屬於整體外交領域的運用²¹。從中共學者角度認知，海軍外交是具有政治性的，也就是運用海軍實力獲取國家最大利益的政治目標，並非是單純的政治外交；另在戰爭時期，海軍外交也是一直進行著，因為這是威懾與非威懾的狀態，也是海軍力量展現與暴力行為的差異，此項觀點乃是由《砲艦外交》中延伸獲

得²²。

(四) 具多樣化的樣貌

中共認知海上鬥爭主要是海軍執行，這一些任務包含多樣化的行為，不是單純的海上作戰任務，亦包含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所進行的海軍外交²³，主要內容以互訪、學術科技交流、國際問題協商、護航與聯合軍演等，同時強化與周邊國家海軍聯繫、建立友誼或友盟關係、掌握國際關係，快速進行預防性或強制性外交措施²⁴。最重要的是，強調海軍在和平時期，發揮更友好合作的功能，以遂行海軍外交上的貢獻。

綜合上述，中共海軍外交具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為政治服務的暴力行為，以獲取政治目標，暴力行為區分威懾與非威懾手段，獲得對國家利益的影響；另一種是和平時期，透過政治關係將軍事與外交關係分開，強調海軍進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以消除「中國威脅論」疑慮，同時扼制周邊國家圍堵的威脅²⁵。簡言之，中共海軍外交是以主權國家運用海軍在不同情境下，為達成國家戰略目標，透過有限海軍力量的綜合運用，促使他國或集團的決策者，在思想與作為上有所改變，使國家從中獲益。

註18：胡波，《2049年的中國海上權力-海洋強國崛起之路》（臺北：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2015年9月），頁13-19。

註19：胡波，《中國海權策-外交、海洋經濟及海上力量》（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6月），頁125-149。

註20：方永剛，《論中國海軍對外軍事交往》（北京：軍事科學院，1999年），頁18-25。

註21：劉繼賢、徐錫康，《海洋戰略環境與對策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65-73。

註22：James Cable, *Gunboat Diplomacy 1919-1991: Political Applications of Limited Naval Force Third edi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pp.41-86。

註23：曹昆，〈專家：白皮書重申中國武裝力量維護海權堅定決心〉，中共新聞網，2013年4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3/04-16/4735802.s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註24：方向勤，〈預防性外交：基於概念的比較分析〉，《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2007年7月，頁72-83。

註25：曹徵宇，《歷史經驗、文化認知與中國的海軍外交》（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頁5-10。

附表：歷次中、俄雙邊聯合軍演海域、內容及兵力

演習名稱	演習海域	演習內容及兵力
和平使命 2005	山東半島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海域	聯合軍事演習(戰略磋商、戰役籌劃、投送與展開、海上封鎖作戰、兩棲登陸作戰和強制隔離作戰)。 現代級x1、053H3x3、052x1、玉亭II級x1、039x1
出訪俄羅斯	海參崴海域	聯合軍事演習(2008.10.11詳細內容不明)。 現代級x1、054x1
和平藍盾 2009	亞丁灣西部海域	反海盜為主(溝通聯絡、會合、航行機動、旗語通信、航行補給、直升機與艦艇協同查證船隻、對海射擊)，第3批護航編隊兼施。 054Ax2、903x1
海上聯合 2012	黃海海域	海上聯合防禦和保護海上交通線作戰、聯合護航、防空、反潛、反劫持、搜救及聯合補給等，按作戰籌劃、實兵演習、海上閱兵和交流研討四個階段。 現代級x3、053H3x2、051Cx1、052x1、054Ax3、022x4、太倉級x1、和平方舟、潛艦x2
海上聯合 2013	彼得大帝灣	聯合防衛作戰、閱兵、聯合防空、聯合解救被劫持船舶及打擊海上目標。 051Cx2、052Bx1、052Cx1、054Ax2、太倉級x1
聯合搜救	亞丁灣海域	增援共同機動防空合作與直升機互降，第16批護航編隊兼施。 054Ax1
海上聯合 2014	長江口外海域	兵力展開、艦艇錨地防禦、聯合對海突擊、反潛、護航、查證、識別和聯合防空、解救被劫持船舶、搜救和海上武器射訓。 現代級x1、052x1、052Cx1、054Ax2、903x1
海上聯合 2015-1	地中海海域	實施海上防禦、海上補給、護航行動、保證航運安全聯合行動和實彈演練。護航兵力兼施。 054Ax2、903x1
海上聯合 2015-2	彼得大帝灣	聯合防空、反潛、反艦、防禦及聯合登陸。 現代級x1、051Cx1、054Ax2、071x1、072Ax1、903x1
海上聯合 2016	南海湛江	聯合搜救、臨檢拿捕、保交、防空、反潛、海空尋殲及聯合立體奪、控島礁和實際使用武器射訓。 052Bx1、052Cx1、054Ax3、071x1、072Ax1、094x1、潛艦x2
海上聯合 2017-1	波羅的海	港岸準備階段實施圖上推演、損管訓練、艦艇開放日等；實兵演練階段實施聯合防空、登臨檢查、海上搜救、航行補給等。 052Dx1、054Ax1、903x1
海上聯合 2017-2	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	首次實施救助遇險坐底潛艇演練，使用深潛救生艇與俄方實施深潛救援演練；演練編隊防空、反潛、反艦，聯合解救被劫持船舶、反海盜部署、損害管制等。 051Cx1、054Ax1、903x1、925x1

資料來源：參考肖陽，〈和平使命-2005中俄聯合軍事演習正式開始〉，中共政府網站，2005年8月19日，http://www.gov.cn/jrzq/2005-08/19/content_24715.htm；歐錫富，〈大陸情勢季報-軍事〉，陸委會，2009年1月，<http://ws.mac.gov.tw/001/Upload/OldFile/public/Attachment/96291381498.pdf>；〈中俄海軍護航編隊舉行和平藍盾—2009海上聯演〉，中共政府網站，2009年9月19日，http://www.gov.cn/jrzq/2009-09/19/content_1421435.htm；〈海上聯合-2012〉，中共國防部，2012年4月22日，<http://www.mod.gov.cn/reports/201204/zejy/index.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8日；呂德勝、錢曉虎，〈海上聯合—2013中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中共國防部，2013年7月5日，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07/05/content_4458645.htm；〈第15批護航編隊積極開展對外交流〉，中共國防部，2014年1月21日，http://news.mod.gov.cn/action/2014-01/21/content_4486284.htm；李大鵬，〈融合海上聯合-2014中俄軍演主題詞〉，中共國防部，2014年5月30日，http://news.mod.gov.cn/action/2014-05/30/content_4513056.htm；〈中俄海上聯合—2015(1)〉，中共軍網，2015年5月，http://www.81.cn/big5/2015zehsly/node_77502.htm；〈中俄海上聯合-2015(II)聯合軍演〉，中共軍網，2015年8月20日，<http://www.mod.gov.cn/big5/reports/2015/zely/index.htm>；崔東，〈中俄海上聯合—2016軍演舉行海上聯合行動演練〉，人民網，2016年9月17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9/17/c1011-28718856.html>；陳國全、李蕾、曾行賤、梁景鋒，〈霸氣！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演第一階段影像〉，中共軍網，2017年7月27日，http://www.81.cn/syjd/2017-08/08/content_7707362.htm；劉化迪、陳國全，〈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演習兵力集結完畢〉，中共海軍網，2017年9月18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9/18/content_4792125.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參、中共海上聯合軍演現況

當前世界各國受戰略環境及格局轉變的影響，因此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於軍事上，顯現經濟成長趨緩、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複雜以及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增加²⁶。為確保安全的戰略環境，無不加強軍備發展，同時採取聯合軍事演習，確保軍事上有利地位²⁷。因此，中共憑藉改革開放，國家綜合力量提升的優勢，堅持以和平共處原則，發展安全合作政策，其中參與外軍聯合軍演，即是最直接影響周邊國家，且發展戰略遏制良方²⁸，同時豎立其國際社會良好形象，充分展現新形態的軍事外交手段²⁹。

對於中共海軍而言，參與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是最能推展海軍外交基本功能之一，透過參與海上聯合軍演，達到相互學習、友好合作、兵力投射、存在、威懾、逼迫等多樣目的，進而確立友盟關係及保障海上優勢³⁰。由近期中共海軍與外軍海上聯合軍演內容，可以觀察到下列重點：

一、中俄軍事演習的全面化發展

中、俄間始終存在著友誼關係，並且幾乎是不間斷的，彼此進行密切軍事交流，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正基於此，近6年內兩軍連續8次舉辦海上聯合演習³¹。雙方聯合



圖一：圖上推演

資料來源：〈中俄海上聯合-2016軍事演習正式開始〉，新華社，2016年9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13/c_1119559696.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圖二：陸戰隊陸上競賽

資料來源：張剛，〈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軍事演習精彩回顧〉，中國國防部，2017年10月3日，http://www.mod.gov.cn/big5/photos/2017-10/03/content_4793847.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軍演是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實施聯合軍事演習為其源頭³²，從「和平使命2005」開始定期舉辦海上聯合軍事演習，發展至

註26：Timothy R. Heath & Kristen Gunness & Cortez A. Cooper, *The PLA and China's Rejuven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Deterrence Concepts, and Combat Capabilities*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16), pp.5-7。

註27：張黎，〈同起的硝煙，不同的故事〉，《兵器知識》，2016年，第16期，2016年8月，頁40-44。

註28：中國國防部，〈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國國防部，2013年4月16日，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註29：王迪，〈從聯合軍演報導看我軍國際行性塑造藝術〉，《新聞世界》，2014年，第10期，2014年5月，頁189-191。

註30：Ristian Atriandi Supriyanto, "Multilateral Naval Diplomacy: Indo-Pacific Navies Exercising More Together, Rsis Commentary, 10 Sep 2014, <http://www.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html/183570>，檢索日期：2019年1月8日。

註31：紀明葵，〈中俄聯合軍演並非結盟而是實現戰略協作〉，《祖國》，2013年，第13期，2013年7月，頁14。

註32：王靜、郭淵，〈東亞地緣形勢與中俄海上聯合軍演〉，《浦東幹部學院學報》，第9卷，第1期，2015年1月，頁68-75。

2012年，重新將中、俄海上演習賦予「海上聯合」系列的代名，用以期望兩國海軍進行更務實軍事合作³³。演習區分為準備、海上實施和演習總結等階段，以強化海上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³⁴。各階段與發展概況如后(如附表)。

(一)演習階段

1.陸上兵推：

實兵演練前共同組成聯合導演部、聯合指揮部和海上戰術群指揮所，規劃陸上聯合訓練，包括軍事議題研討交流、圖上推演(如圖一)與陸上競賽(如圖二)等科目。演習部隊受領任務後，隨即籌備海上實兵演練科目，以能夠達成統一指導、精確協調及共同指揮海、空兵力，使聯演內容展現出深入及難度高的成果³⁵；其次進行圖上推演，提高各級指揮官對演習的熟悉度，並加強雙方指揮官的協調機制，基本上包括兩個對抗戰術群，分別向執行演習指揮部匯報行動決心，在獲得認可後，再由兩個戰術群就行動細節，實施演習內容討論與推演³⁶，使聯合指揮部的熟悉演習想定動次，對全般演習進行測

考、規劃與研究，隨時掌握進展和海空情報態勢，共同籌劃演習流程，指揮兵力完成任務³⁷。

本階段雙方亦舉辦一些技能競賽交流，如損害管制競賽、輕武器實彈射擊、直升機滑降訓練與野外穿越障礙比賽等，或者舉行球類和拔河比賽等活動，達到軍事上交流學習與競賽目的³⁸。

2.海上實兵(區分傳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兩部分)：

傳統安全維護是中、俄演習最主要的目的，用以驗證與相互學習海軍基本戰鬥能力。主要課題包含聯合防禦、攻擊和保交作戰，演練科目以聯合護航、監偵、防空、反潛、對海突擊、整補、對海、空、潛射擊等，透過實戰化演練交流，確保基本戰鬥能力³⁹。另外，由於兩國與周邊國家有島嶼主權紛爭，加上釣魚台及南海島礁問題升溫，自2014年起雙方投入登陸艦、氣墊艇、定/旋翼機等載台，搭配陸戰隊實施登島作戰演練，展現快速、多樣化兵力投射，達成立體封、控、奪島作戰能力，以因應周遭衝突與局

註33：沙洋波，〈中俄海軍深度聯合，演練更務實〉，新華社，2017年8月15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8/15/content_4788949.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9日。

註34：沙洋波、吳登峰，〈海上聯合-2017：中俄參加海上聯演艦艇編隊起航演習轉入實兵演練階段〉，新華社，2017年7月25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7/25/content_4786737.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9日。

註35：周啟青、黎友陶，〈硝煙戰場，中俄兄弟連攜手殲兵-中俄海上聯合-2016軍事演習回顧〉，《現代軍事》，2016年第11期，2016年11月，頁29-36。

註36：李蕾、陳國全，〈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演展開圖上推演〉，中共軍報，2017年7月24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7/24/content_4786586.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8日。

註37：張穎姝，〈海上聯合2017下達演習作戰任務 參演兵力展開圖上推演〉，中共軍網，2017年9月19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9/19/content_4792320.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6日。

註38：蔡琳琳，〈外媒稱中俄軍演轉入海上實兵階段引發北約密切盯防〉，新華網，2017年7月2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17-07/25/c_129663406.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39：劉瀟，〈黃海大閱兵海上聯合—2012中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圓滿結束〉，《青島畫報》，2012年第5期，2012年5月，頁12-17。

勢變化⁴⁰。

非傳統安全領域，是現今國際上聯合軍演中必有的演練項目，其目的是因應國際上主要非傳統安全威脅議題，具體規劃如反恐、反海盜、自然災害等問題實施演練與交流，並實施反劫持、搜救、登臨檢、人道救援、醫療救助等科目演練⁴¹，以建立參與國際非傳統安全行動能量，更重要的是藉此行動宣傳友好善意⁴²。

(二)發展概況

1. 軍演海域遠離國土：

循例，中俄海上軍演通常僅限於日本海、東海至南海等海域，隨者中共海軍實力增長及雙方具備遠海航行能力，「聯合2015-1」時，中共派遣第19批亞丁灣護航兵力，遠赴地中海實施⁴³；2017年則編組艦艇、直升機及陸戰隊員赴波羅的海參與第一階段海上訓練⁴⁴。先不探究此行動背後之意涵，僅就艦船兵力執行遠海任務來看，不難發現中共海軍已能機動快速編組3至5艘小型艦隊實施遠海航行，不僅具備傳統作戰能力，更重要的是已初步達成其「遠海護衛」的軍種戰略目標，而且是遠海機動、後勤補給、裝備妥善及兵力投射能力的整體展現。

2. 作戰指揮管制的融合：

由雙方軍演實兵對抗編組觀察，雙方從各自編隊實施對抗，漸漸演變成混合編組艦艇進行對抗⁴⁵，顯現出雙方在經過多次聯合演習後，對於彼此作戰概念、戰術行動等作為，歷經多次相互學習與磨合，已達成一定程度整合與共識。在參訓艦艇型式方面，中共海軍所派遣兵力，初期由俄售艦艇，逐漸轉變成自製艦船；軟、硬體及作戰系統部分，先以俄售現代級艦為基礎，趨向完全採用自製新型艦船，這顯示中共自製艦船的指管鏈路或戰鬥系統，可能複製或使用俄製系統，或者是透過某種介面轉換，建立與俄艦相互融合或完全相同的指管鏈路。

3. 友好、遏制與威懾：

以往中俄軍演多於日本海、東海及南海實施，但近期已拓展至地中海及波羅的海；而中共參演軍艦也從單純往返母港與演習海域間的專職聯合演訓任務，到近三年的派遣兵力均順帶執行其他目的之任務⁴⁶。像「海上聯合2015-1」由參加第19批亞丁灣護航任務結束兵力，順道訪問他國；參與演習訓練與「海上聯合2017-2」演習，更因為穿越第一島鏈，而造成日本及美國關注⁴⁷。此舉充

註40：應紹基，〈中俄海軍南海聯合軍演的戰略意涵〉，臺北論壇，2016年10月7日，http://140.119.184.164/view_pdf/311.pdf，檢索日期：2018年11月2日。

註41：李俊強，〈中俄海上軍演的看點在哪裡？〉，《祖國》，2016年，第18期，2016年9月，頁18-19。

註42：李傑，〈解讀中俄海上聯合軍演〉，《現代艦船》，2012年，第6期，2012年6月，頁54。

註43：馬庫斯，〈分析：地中海軍演露中俄新戰略〉，BBC中文網，2015年5月1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11_analysis_markus_china_meduterranean，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

註44：李蕾、曾行賤，〈中國海軍赴俄聯演編隊在地中海開展針對性訓練〉，中共軍報，2017年7月11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7/11/content_4785209.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9日。

註45：馬思聰，〈中俄海上聯合2014聯合軍演〉，《晚靄》，2014年，第12期，2014年6月，頁40。

註46：李鵬，〈中俄海上軍演：意在反遏制嗎〉，《晚報文萃》，2012年，第17期，2012年9月，頁40。

註47：路西，〈中俄舉行海上聯合軍演或有意制衡日美〉，BBC中文網，2015年8月20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20_china_russia_navy，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9日。



圖三：與西班牙海軍醫療演練

資料來源：張慶寶、陳平，〈我駐吉布地保障基地與西班牙海軍開展聯合醫療演練〉，中國國防部，2018年12月4日，http://www.mod.gov.cn/action/2018-12/04/content_4831116.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圖四：與澳洲軍艦聯合反潛演練

資料來源：徐廣、易宏基，〈中國海軍黃山艦與澳大利亞軍艦開展聯合反潛演練〉，中國國防部，2018年9月11日，http://www.mod.gov.cn/action/2018-09/11/content_4824739.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分展現中共海軍已然瞭解可運用軍演時機，釋放友好善意的一面，同時也能夠傳達與遏制周邊國家對其戰略圍堵企圖，凸顯中共已

能巧妙運用海軍特性，靈活操作善意與威懾兩面戰略意涵的能力⁴⁸。

二、雙邊演訓

自2003年以來，中共海軍與外軍海上演習總數超過七成以上，是以雙邊演習為主。其樣態以友盟間常態演訓、專派艦隊、艦艇互訪兼施演訓等方式，演練科目主要為非傳統安全為主，包含反恐、人道救援、醫療救助(如圖三)、編隊運動、旗語通信、海上不預期相遇規則運用等⁴⁹。這些演習顯示中共仍採不結盟的外交方針，利用海軍外交營造全球或區域安全穩定的環境⁵⁰，其對象則為歐、美傳統海軍國家及周邊相對弱小海軍國家。

再者，其對歐、美傳統海軍國家方面，演訓目標是透過非傳統安全科目(如圖四)，學習新的海上技能與知識，同時開創海上新大國關係，進一步參與海上安全合作機會，提高國際海上軍事地位與主導權⁵¹；而對周邊相對弱小國家方面，則先透過國家政治、經濟力量介入籌辦演訓，企圖增加友好合作機會，進而強化軍事交流、推銷軍售等機會⁵²，進而消除「中國威脅論」的疑慮，獲取國際上對其支持⁵³。

三、多邊演訓

中共為突破戰略圍堵困境，初始透過上

註48：黃雨果，〈中俄海上大戲演給誰看〉，《學習月刊》，第535期，2013年8月，頁3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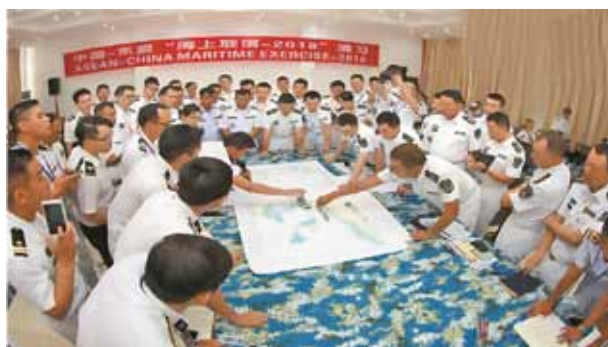
註49：陳安剛，〈中印海軍首次聯演透視〉，《航海》，2004年，第1期，2004年2月，頁32-33。

註50：曹征宇，〈歷史、文化與中國的海軍外交〉，《理論界》，2014年，第5期，2014年5月，頁24-27。

註51：張願、胡德坤，〈防止海上事件與中美海上軍事互信機制建設〉，《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4期，2014年8月，頁96-108。

註52：〈中國借助軍演展示艦隊 或促俄購買054A型護衛艦〉，人民網，2015年5月7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5/0507/c172467-26961604.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53：查春明，〈中巴海軍首次海上搜救演習〉，《兵器知識》，2003年，第12期，2003年12月，頁28-29。



圖五：各國艦艇軍官進行戰術推演與聯合搜救演練

資料來源：張雷、陳國全，〈中國-東盟海上聯演-2018演習掠影〉，中共同防部，2018年11月1日，http://www.mod.gov.cn/action/2018-11/01/content_4828374.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海合作組織，進行多次陸上聯合反恐演習，藉此增加多邊合作的機會與強度，更將陸上演習推展至海上⁵⁴；另外也積極參與鄰國或美國為主要舉辦國的軍事演習。如2007年起在巴基斯坦舉辦的「和平系列」演習、在新加坡舉行「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演習暨亞洲國際海事防務展」、2013年與東盟組織舉辦「和諧使命」人道救援演習等軍演。自2014年起，每年的多邊軍演的次數更是有所增加與突破，例如「科摩多2014」多邊人道主義救援演、 「2014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及中共主導的「海上合作2014」，更重要的是首次派遣兵力參加「環太平洋2014」軍演。這些軍事演習大都由中共與周邊國家共同舉辦為主，其內容同樣是以非傳統安全方面的海上科目演練，其目的是以低強度、低敏感度的海上救援、反海盜及人道救援等科目共同參與，期能學習他國經驗及建立

周邊國家友好關係，進而交流學習各國海軍海上戰技並獲取實作經驗，更重要的是期待消除對中共軍事能力增長的疑慮，同時提高國際上軍事地位(如圖五)⁵⁵。

近年來，中共更在全球各地透過海上聯合演習，達到國家與軍事戰略目標實踐，尤其海軍更加明顯。中共積極參加國際上有關安全領域的交流合作，除了發揮海軍保護國家安全、發展海洋戰略與維護海洋權益的基本職責，也期許達成維持區域及世界和平的目的⁵⁶；另外中共也意識到海軍尚未達到世界一流作戰能力發展的要求。儘管如此，中共海軍仍希望通過與其他國家演習機會，獲得相關聯合作戰的知識，同時釋放出不同的戰略意涵⁵⁷。

肆、與外軍聯演對中共海軍外交實踐與成效

註54：郭武平，〈俄「中」「海上聯合-2016」軍演顯示的意義〉，《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10期，2016年10月，頁15-20。

註55：李大光，〈走近還是遠離戰爭-21世紀中國周邊軍事演習點評〉（北京：長江出版傳媒，2017年），頁21-28。

註56：同註5。

註57：Wanda Ayuso & Lonnie Henley, "Aspiring to Jointness: PLA Training, Exercises, and Doctrine, 2008-2012," Roy Kamphausen & David Lai & Travis Tanner, ed., *Assess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Hu Jintao Era*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2014), p.171-191。

承平時期的外交聯繫可以區分為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層面觀察，藉由協議、互訪等方式建立互信機制，透過增進官方或非官方互動，延伸到軍事方面的合作⁵⁸。而海上聯合軍演除驗證與學習交流海軍戰力，並藉此機會參與和外軍的會議、訓練及交流和合作，同時進行訪問與補給，更重要的是參與區域合作機制或組織。因此中共海軍強調透過軍事演習，達到建立友盟關係、相互學習、相互依賴關係，傳遞政治訊息、建立強制或預防性外交作為、強化軍事交流合作、威懾恫嚇與提升自我軍事實力等目標，達成國家戰略意圖，維護全球安全環境(如圖六)⁵⁹。具體成效如後：

(一) 建立海上存在力量

中共海軍積極參與軍事演習活動，派遣遠航訪問、亞丁灣護航，遠赴各地區參與相關活動。尤其亞丁灣護航任務的艦艇兼施遠航訪問與演習，最值得注意，其中有各別參與，也有專派中俄聯合軍演兵力遠赴地中海及波羅的海參加演訓任務(如圖七)。可見，中共海軍逐漸摒棄傳統「重陸輕海」思想，實踐「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軍種戰略，除確保自身國家安全及海上交通線利益，並逐漸累積長航與經略陌生海域的能力及經驗⁶⁰。雖然目前最多僅派遣3-5艘艦艇執行遠海



圖六：長春艦指揮中巴艦艇展開編隊運動

資料來源：嚴貴旺、禹威，〈海軍遠航訪問編隊結束訪問巴基斯坦，中巴海軍舉行海上聯合演習〉，《中國國防部》，2017年6月14日，〈http://www.mod.gov.cn/action/2017-06/14/content_4782825_3.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圖七：中俄海上編隊操演

資料來源：張剛，〈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軍事演習精彩回顧〉，中國國防部，2017年10月3日，〈http://www.mod.gov.cn/big5/photos/2017-10/03/content_4793847.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任務，但已凸顯出其海軍實力可以逐漸存在世界各地海域⁶¹，不再只是存在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以西的「綠水」海軍，而是具有能力遠赴地中海、大西洋執行作戰任務的實力⁶²。

註58：林文隆、李英豪，《鷹凌亞太-從美國的亞太在平衡戰略透是亞太軍演》(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頁49-52。

註59：張蜀誠，〈中共海軍演習分析〉，《展望與探索》，第7卷，第6期，2009年6月，頁69-88。

註60：〈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國國防部，2015年5月26日，http://www.mod.gov.cn/affair/201505/26/content_4588132.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註61：肖曼，〈中俄海軍下周又要聯合軍演了〉，Rfi世界之聲，2017年9月15日，<http://trad.cn.rfi.fr/%E6%94%BF%E6%B2%BB/20170915-%E4%B8%AD%E4%BF%84%E6%B5%B7%E8%BB%8D%E4%B8%8B%E5%91%A8%E5%8F%88%E8%A6%81%E8%81%AF%E5%90%88%E8%BB%8D%E6%BC%94%E4%BA%86>，檢索日期：2019年1月6日。

註62：Cai Penghong, "China's Evolving Overseas Interests and Peaceful Competition," Peter A. Dutton, Ryan D. Martinson, ed., Beyond the Wall Chinese Far Seas Operations (Newport: U.S. Naval War College, 2015), pp.63-71。



圖八：和平方舟號轉運傷患及巴布亞新幾內亞衛生部秘書長訪術後住院民衆

資料來源：江山、史奎吉，〈中國和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行聯合應急醫學救援演練〉，中共同防部，2018年7月17日，
http://www.mod.gov.cn/action/2018-07/17/content_4819481.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二) 傳遞戰略訊息

隨著全球經濟利益不斷擴大，中共隨之發展全球的政治利益。而具備航行全球海洋的「藍水」海軍，是實踐戰略目標、創造戰略訊息⁶³、保護海外利益與海上交通線，同時應對國家安全威脅與自然災害，展現具備中型區域投射海上力量之實力⁶⁴。雖然中共參與軍演規模都不大，然而參加演習儼然成為崛起中大國應做的事，同美、俄兩國一般，中共也應該與之平起平坐、做相同的事，凸顯傳遞出戰略訊息，將會比聯演達成訓練的目的更加重要，同時將朝實踐數百年來的復興使命目標繼續努力⁶⁵。

(三) 推展友誼關係

中共在國際上的外交行動，不斷為軍事

互動創造機會。軍演角色透過國家外交方式，深化鄰國與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關係，擴大軍事影響力，同時學習與教導海上作戰經驗和知識(如圖八)⁶⁶；另外對大國海軍的舉動往往是另一種外交語言，是對國家利益的意圖、意志、態度、決心的宣示，希望藉由演習方式，增加互動與互信，創造、經營與他國共同安全關係、建立友誼，為區域安全維護出一份力量⁶⁷。就以2003至2017年間，中共與外軍軍演近百次，其中與俄羅斯、巴基斯坦等傳統友邦的定期軍演，除強化彼此傳統安全合作，更運用在其他軍事交流上⁶⁸；另一方面對於歐、美大國及其他小國，積極建立定期的非傳統安全合作、穩定友好關係，增加各國海軍間的海上安全合作

註63：蘇帆、藍雅歌、王渠、王采麗、柳玉鵬、馮國川，〈西方密切關注中俄地中海聯合軍演〉，環球網，2015年5月7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5/6366329.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4日。

註64：Michael McDevitt, "The Modern PLA Navy Destroyer Force: Impressive Progress in Achieving a "Far-Seas" Capability," Peter A. Dutton & Ryan D. Martinson, ed., *China's Evolving Surface Fleet* (Newport: U.S. Naval War College, 2017), pp.55-64。

註65：蘇帆、藍雅歌、王渠、王采麗、柳玉鵬、馮國川，〈美媒：中共海軍地中海軍演是一個超級大國做的事〉，《環球時報》，2015年5月7日，
http://news.ifeng.com/a/20150507/43706832_0.s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66：王森，〈海洋強國戰略視域下的軍事外交學發展〉，《南方論刊》，2016年，第4期，2016年6月，頁40-41。

註67：倪樂熊，〈中俄海軍聯合軍演的歐亞聯動效應〉，《新民週刊》，2016年，第39期，2016年10月，頁97。

註68：胡敏遠，〈中俄海上聯合-2016軍演之意涵〉，《青年日報》，2016年11月4日，
<http://www.ydn.com.tw/News/157834>，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機會，藉此奠定其影響力的基石⁶⁹。

(四) 威懾與逼迫

從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不難發現中共積極參與的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威懾與逼迫。參加軍演的條件，必須是與具有長時友誼國家協同軍演，共同因應某區域事件或針對某些國家，實施威懾與脅迫的意涵傳遞⁷⁰。例如2014年5月烏克蘭內戰爆發及克里米亞問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致使當年海上聯合軍演轉至東海舉行，企圖轉移美國、日本等國壓力於東海紛爭上；又如中、俄海上聯合2015-1演習，也是因應中東地區局勢(2011年敘利亞衝突、2014年伊斯蘭國威脅)出現西方國家介入攪局狀況，以至於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力受到挑戰，導致中、俄兩國將演習區轉移至地中海，表現出中共支持俄羅斯在中東問題上的態度⁷¹；另外2016年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也表現在南海問題上，其深意明顯是對南海島礁，表明中俄是站在同一陣線⁷²，並對美國及其亞洲的同盟日本施壓，以減輕其他方面的威脅，且中共亦在歐洲及中東獲得實質的外交擴展⁷³。以全球戰略情勢而言，透過海軍聯合軍演的意涵傳達，可造成西方國家壓力，產

生心理震懾的效果。另外也發現到中共的海軍戰略，已將威懾與逼迫等意涵，逐次落實在海軍對外行動之中，企圖運用海軍兵力部署或存在方式，來影響其他國家或地區。例如至地中海、波羅的海實施聯合軍演，長航、訪問兼施演習等，實質上營造出海軍存在的價值⁷⁴。另一方面，海軍近年來利用聯合軍演或是自行演習時機，多次穿越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南海等海域，難免讓周邊國家認為是潛在的威懾，卻正顯示出其海軍的力量，在提高自己國力與軍力的同時，已立於主權爭端中有利態勢⁷⁵。

綜上可知，中共對於海軍外交這個概念認知，已逐漸落實在聯合軍演的功用上，而這是必須具備以主權國家海軍為主體來進行，而利益歸於國家。執行時機包含平時、危機時與戰時，而平時正可以善用軍演時機，進行友好、合作、信任與威懾作為。因此透過海軍外交作為，使國家獲得重大利益及達成國家整體戰略目標，通常也是以海軍聯合演習，透過非戰爭軍事行動執行，進而獲得友誼的保證與信任；另一方面亦可以威懾方式達成，同時避免戰爭衝突發生。

註69：楊家鑫，〈美環太平洋軍演陸盼更開放〉，《中國時報》，2017年6月18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18000356-260108>，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70：周揚，〈俄媒：中俄海軍聯合軍演瞄準地中海令歐美恐慌〉，環球網，2014年1月28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4-01/4798416.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71：〈中俄抗北約挑地中海軍演中共海軍勢力首度擴及歐洲後院〉，《蘋果日報》，2015年5月13日，<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20150513/36547818/>，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註72：儲百亮，〈中俄將在南海聯合軍演，強調夥伴關係〉，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8月1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801/russia-china-south-china-sea-naval-exercise/zh-hant/>，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73：董磊，〈外媒評中俄地中海亮劍：中國展示超級大國姿態〉，參考消息網，2015年5月14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50514/779904.s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註74：John B. Hattendorf, "The Idea of a "Fleet in Be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7, No. 1, Winter 2014, pp.43-60。

註75：You Ji, "Coping with the Worsening Geostrategic Environment in Asia, Nids Joint Research Series, No. 14, 2016, pp.97-112。

伍、結語

縱觀中共海軍進行對外軍的聯合軍事演習效果，已凸顯中共驗證海上練兵的成果，並積極促進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建立與友邦的軍事互信，確保區域穩定及海上交通線安全；另一方面，突破霸權國家的圍堵遏制，取得國際上軍事主導權與政治影響力，並造成威懾敵對威脅國家效果，展現國家軍事實力、提振民心士氣，達到鞏固中共政權的目的，也同時期望能實踐、落實海軍戰略與外交的認知。因此，對中共而言，海軍外交概念是一個急需拓展的新領域，未來中共可能發展海軍外交的策略，仍然不外乎朝向堅實海軍基礎戰力、優化組織結構、以法制化強化國際合作、明定海上軍事行動、重視海軍存在、落實友好、合作及信任的海軍外交、強化威懾功能等作為。

儘管近年來中共海軍呈現出華麗的建軍成效，加上背負著民族復興壓力，使得其海軍外交概念相對西方國家較為狹隘，同時未能完全結合國家政治目標、整體外交、地緣

政治和海軍任務。因此，不難發現中共仍遭遇到內部及外在的各種挑戰與困境，大幅度的建造新式艦船致使技術兵種缺員、南海仲裁案及暫停參與環太平洋軍演等困境。由此可見中共海軍發展仍存在著無法依照海軍戰略目標，進而確立建軍規模大小、艦船操作人員及基礎作戰能力不足，乃至外在「中國威脅論」影響與國際法的挑戰等窒礙因素，同步影響及制約著中共海軍發展步調。藉此反思我國海軍未來的發展，應該針對中共海軍外交發展與困境，研擬有關我海軍之利弊，同時善用我國的「巧實力」，積極拓展與美國及友邦的交流合作，在有限的資源下，如何妥善規劃未來戰略與建軍規劃，發展出我國特有海軍外交行動與思維，以提升我國能見度與國際地位，值得我們持續省思與探討。

作者簡介：

嚴國倫中校，海軍官校88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1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及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107年班，曾任張騫軍艦副艦長、司令部計畫參謀官，現服務於海軍司令部。

老軍艦的故事

中萬軍艦 LST-229



中萬艦裝有12汽缸二衝程之柴油主機兩部，推進器為雙車葉推動馬達1,800匹，是一戰車登陸艦，係美國Missouri Valley Bridge & I Co.所建造，在美海軍服役時原名為「Duker County」，編號為LST-1050，於1944年完工下水，並成軍服勤。

民國47年美國同意根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該艦借贈我國後，我海軍於該年9月1日成立接艦之編制，16日於沖繩之那霸港接收該艦，並命名為「中萬」，編號229，同年9月21日駛抵左營基地，隨即納編登陸艦隊，擔任金門砲戰期間之運補任務。至民國48年3月1日正式成軍編制，正式服勤。

該艦於接收時並無任何武器裝備，後來為因應「八二三」砲戰期間運補任務的需要，而於民國48年6月底加以武裝。至民國56年，由於該艦齡已逾20年，艦體鋼板損蝕甚劇，遂於該年執行「新中計畫」，更換艦體損蝕之鋼板，並整修及更換部份機件與裝備，民國57年初整修完成，經多次測試及缺點改進後，出廠複訓完畢，繼續服勤。至民國75年，由於情勢改變，運補任務逐漸減少，中字型之艦隻已呈過剩的現象，而於民國79年3月16日作簡易封存，以便將來若有任務需要時，仍能啟封使用。(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